



他們的兒子

柴瑪薩斯

知覺

PDG

他們的兒子

沈從文
餘譯 著

文學研究會叢書

※

1933



柴瑪薩斯評傳

在現代西班牙，自然主義派的文學，不能不說是過去的了；正和法蘭西，德意志相似，十年前惡夢似的大戰，激發了文藝上的新思想和新形式，西班牙的新進文士也都覺得自然主義的舊裝束有點不合時宜，新的文藝，成爲一時的狂飆，文壇的老宿，漸漸褪色，終於闡澹。然而有一個人，卻是西班牙文壇上的「不倒翁」，時代雖然變遷了，但他的著作還是保有廣大的讀者；這個人便是愛德華·柴瑪薩斯（Eduardo Zamacois）——

現在介紹的一篇小說他們的兒子的作者。

這個人是人類的發電機 (dynamo)，是西班牙生活和文藝的復活力，是一個藝術家但不僅是藝術家；他是一個有使命有哲學有憧憬的人；他知道如何有力的攝人的體裁作爲他所觀察得的真實的外衣。他的作風雖然不是常常透光的，但是常常懾服人。他觀察了人生，就如實描寫出來，有時也用詼諧的口吻，但通常是用無憐憫的鞭辟入裏的硬句。

柴瑪薩斯可說是西班牙的莫泊桑。他的作品都是天才加苦工的結果；他的描寫，又莊嚴，又嫵媚。他的題材，大都和莫泊桑的相同，他的對於「下層生活」的同情，他的對於平凡的日常生活所包含的悲喜哀怨，都有深切的理解，他的能從平凡中抓出奇特，從淺薄中看出深奧的本領——凡此種種，都使得這位西班牙作家極像那法國的自然主義大師，極像，但不是模仿。柴瑪薩斯還是柴瑪薩斯，不是別人。他的觀察方法，他的表現手段，都是他自己的；他的作風，他的句法字法，都表示他不是一個模仿者，而是一個創造者。他

是最難翻譯的，他用字的範圍極廣，使字典難以供應，特別是他能引用西班牙下層社會的流行語，力思想，活氣，建設的理想，這數者劃出了這位作家的天才的輪廓。他也是故家子弟，和他同名的西班牙大畫家就是他的祖先。

他的狀貌也是可愛的。臉色紅潤，精神飽滿，短髮微帶風塵之色；引人愉快的笑聲，和常在的微笑；健談，令人忘時；達觀而謙遜的哲學頭腦；半冷俏的談諧；彈的一手好琴；超等的歌喉，能唱無窮盡的民謠；善演說，講演西班牙文學和風俗很能吸引人。總之，柴瑪薩斯是一個有天才有學問有修養，深知人生甘苦的人兒。他游歷極廣，享盛名，然而他保持其朴質，簡約，謙遜，平淡。政治上的西班牙是落後了，但是文學上的西班牙卻有了新生命了，不見牠還能產生柴瑪薩斯那樣的文學家嗎？

柴瑪薩斯是一八七八年生於古巴（Cuba）三歲時，隨父母至伯魯塞爾（Brussels）比利時京城，童年至巴黎，先在巴黎受教育，後在馬德里（Madrid）大學畢業後得

文學學士。

他的第一篇小說，作於十八歲時，至四十歲時，已發表了小說三十餘種，戲劇十餘種，論文尤多，自由報 (*El Liberal*) 與獨立報 (*El Imparcial*) 是他的老主顧。關於歐戰的文章，他有兩巨冊，綜合他在報章雜誌上所發表的文藝批評文和雜文，至少有五千餘篇，他真是著作等身了！

他又曾為幾個報的總編輯。二十二歲時，曾編輯“*Germinal*”報，也曾信仰社會主義。在那時，社會主義的思想初驚醒了歐洲的青年，柴瑪薩斯——比現在要氣盛要激烈得多的柴瑪薩斯，為什麼不成為社會主義者呢？

柴瑪薩斯自己分他的著作為三時期。第一時期的作品以戀愛為中心題材，誘惑者 (*El Seductor*)，在地獄口 (*Sobreel Abismo*)，俏黑奴 (*Punte-Negro*)，戀愛的瘋狂 (*Loca de Amor*)，肉與骨 (*De Carne y Hueso*)，死之悲哀 (*Duelo a Muerte*)，藝術

的印象(Impresiones de Arte)、病(La Enferma)、我的生活(De mi Vida)、曖昧的戀愛(Amor a Obscuras)、悲劇的婚禮(Bodas Trágicas)、結婚之夜(Noche de Bodas)、男僕(El Lacayo)、一個妓女的回憶(Memorias de una Cortesana)都是這一期的重要作品。第二期的作品以死、死之神祕、死後陰世如何、宗教爲中心題材。別一個(El Otro)、一個小小的人兒的神祕(El Misterio de un Hombre Pequeñito)以及別的許多，是此一期的代表者。第三期的著作則與前不同了，牠的特色是：更廣闊的憧憬，對於人生的矛盾可笑及其悲劇的真義有更完全、更深刻的認識，並且每篇都浸透了那種對於人生的了解，這種了解只有當白髮與幻滅告訴我們已經非復少年的時候纔能達到吾人的心上。此期的代表作是憂苦與笑樂的歲月(Años de Miseria y de Risa)、不健全的思想(La Opinión Ajena)，而現在所介紹的他們的兒子自然也是於屬此期的。他們的兒子(El Hijo)和頸鍊(El Collar)的笑中帶淚的諷刺，實在可稱爲

世界諷刺文學作品中永久不朽之作。

柴瑪薩斯的戲曲，大都屬於“Género chico”這一類；這是一幕或二幕的短劇，在西班牙稱為“Género chico”，當一八八〇年時，馬德里的阿博洛戲院將每晚的節目分為二部，專演短劇，一夜完畢；後來許多戲院都摹仿這辦法，甚至有每夜演短劇四五種者。因此一幕或二幕的短劇在西班牙就極盛行，幾乎現代的許多好劇本全是屬於“Género chico”的了。柴瑪薩斯在此方面，所作雖不如小說之多，然而都很好，舉其著名者，如漂亮的戲院（Teatro Galante）集中的耶穌聖誕前夜（Noche buena），如冷（Frio）馬琪過去（Los Reyes fassau）等。這些短劇都與柴瑪薩斯第三期的小說同一色彩，馬琪過去了表示要求自由，追逐憧憬之熱心，耶穌聖誕前夜寫一個蕩婦在聖誕前夜被撇得孤另另地；因為她的情人們她的僕人們都應家中之召而回去過節了，只剩下她獨自，聽著街上的聖誕歌聲，舉起香檳酒來喝一口——幕於是便下了——聊以忘憂，倍那文德

(Benavente) 曾說：「幻象，遠不是我們的生活，然而牠正是我們的真生活。」聖誕前夜就充分表現了這個意義。

一九一七年，柴瑪薩斯遊美國，曾在紐約及其他各處講演西班牙文學，有一次，他曾說：「我不願意你們把我當作西班牙智識界的大使看待；我不過是一個守門人，我將開了西班牙文藝之宮的大門，請你們自己進去看看門裏有些什麼。」他要引起世界人的注目於西班牙文學。

對於文藝的使命，柴瑪薩斯的意見是：「沒有一物能聯合各民族使甚親密能深切地激動民族的活氣，像文學與藝術所能作的。商業的競爭徒然引起戰爭，惟藝術與文學是超於一切的，是國際性的。美不是一人所能獨佔獨享，必須共有共享，然後共樂。我的野心——野心之一——是推進舊世界使趕近新世界，拉住新世界使舊世界趕上來。」

對於現代的西班牙，柴瑪薩斯又這樣宣告：「西班牙是很快的在自由化。我們的婦

女也在自由化——或可說，我們已開始解放她們少些了。這在西班牙便是高度的革命了！大戰把西班牙泛滿了新思想，不但是抽象的，而且是實際的。我們已有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了，我們並且在強迫教育。我們又振興體育運動場。一天一天多起來。凡此種種都是『新生』“Renaissance”的表示。正和新作家之產生一般。許多外國人，還以為西班牙仍是那個舊西班牙，是脂粉旖旎的，中世紀的，異域情調的。但西班牙現在有科學的工業的文學的勝利可以自豪了。在她的硬，舊，冷的軀壳下，新的血液生長起來了！這新血液是從她的強心出發的，將貫注於全世界的西班牙種族的國家。我們的再生的起點，實始於西美之戰。當我們看見我們的殖民制度是腐敗破壞了，我們不得不捲起袖子來苦心支拄自己。失敗是我們的運命的轉點。現在，在老的伊白利亞，已激起了新精神和新生活。雄偉的藝術與文學的復興，大規模的商業與工業，正在相並地同時發展。西班牙的過去是光榮的，她的將來也是既榮華且光明的。」

這是很明白，柴瑪薩斯的藝術觀是世界主義的，然而一涉及國家，他就成了愛國主義者了；這本是大戰後許多文學家共有的思想。

他們的兒子

原
书
空
白
页

一

大約在三十歲左右，因為已經厭倦了孤獨而無人愛戀的生活，阿瑪提娃・蘇萊達就娶了親。這個蘇萊達是一位粗壯厚肥的漢子，不高不矮，皮色黑，沉靜，像是頗有城府，行動遲鈍然而帶幾分堅決的態度。他的面孔的最惹人注意的地方——可說是全臉的靈魂——就在他那長日雙眉深鎖的那種深沉冷淡的表情。這是蘇萊達這漢子使人認識的標識，其效力遠過於他的粗而且黑的帶髯鬚子，並且遠過於他的高顴骨，他的方口和

他的高鼻子，他的眉尖的幽鬱神氣，簡直可說是不祥之兆。

如果你把這個漢子臉部的一切線條都抹去，單留下那一對深鎖的眉毛，你依然能夠看見一個活靈活現的蘇萊達。因為這漢子的整個靈魂——緘默而又熱烈的靈魂，就伏在那一對眉毛裏。

蘇萊達娶的女子名為拉菲蘭，本是一個做苦的女工；結婚把拉菲蘭從奴隸的地位提拔起來。她剛剛十八歲，是一個活潑的黑皮膚的女子，生着一對又大又黑，並且慣於撩人的眼睛。她身上的氣味是甜香的，她的嘴唇是輕快伶俐的，她的高聳的乳峯和袅娜的肥圓的臀部都很引誘人；她行動時的姿勢：又活潑，又嫵雅，又斌媚，又風騷。縱然有時莊重矜持，（這不自然的莊重，正帶點兒賣俏的氣味，那是小家女兒常有的姿勢）然而在她的臉部，她的身段，她的行動，她的表示喜，怒，好，惡，這種種方面，都有某種特色，使她更形風騷，更見迷人。她的一雙手，小而細嫩。她喜歡穿好的靴子，和漿洗過的褲子，因為行走時那

褲子有霍……霍……的誘人的浪聲。

她的心靈正像她的肉體。她的心是活動的，輕浮而無定，厭故喜新，凡事沒有恆心。當她快活地譚笑時，她那雙撩撥人的眼睛愈顯得迷人。她的嘴實在有幾分大；她的牙齒白而閃光；笑影常掛在脣上，正像祭壇前的長明燈終古不滅。

蘇萊達對於她簡直是由愛而至崇拜了。晚間，他工作完畢回家時，拉菲蘭跑出來迎接他，滿臉風趣夾着纏綿而半嗔半喜的訴說；當他坐下的時候，拉菲蘭就嬌癡地偎在他的懷裏，坐在他的膝頭。這種種，使得蘇萊達有說不出的愉快，竟至醉迷迷地一句話也沒有了。那時候，他那黝黑的前額的沉靜莊嚴中間的眉尖之多思慮的綫紋，亦竟至暫時一弛展，減少了許多嚴肅陰森。

這新結婚的一對，賃家在離北火車站不遠的一座房子的第六層。這所大房子還是新的，他們租借的部分尤其敞爽，窗戶高大，陽光滿室。除正房外，他們又有兩個月樓；拉菲

蘭的忙碌而藝術的手使得這兩個月樓常有鮮花的溫潤的趣味。

蘇萊達是鐵路上的機車手。(開動機車的人)鐵路公司裏很喜歡他這人，不但喜歡，還很信任他。他在馬德里至比爾薄的路線上服務的兩個年頭中，從沒被公司裏叫進去責備過。他是一個又聰明又耐苦的人兒。他能夠繼續上工十五小時，卻還是精神奕奕，兩隻黑而有神的眼睛絲毫不露倦態。穿了那縐紋布的制服，這個壯健的黑皮膚的冷靜的人兒，使你想起彫刻的銅像。

他對於他的職務很忠心，他在美國學會了開機車，大家都知道美國的鐵道工業是頂刮刮有名的。他自幼即父母雙亡。他既是單身人，他所有一點一滴的精力時間，他的全部的心神，都奉獻給他的職務。從馬德里到比爾薄的路線上，每一寸一尺的地面他都相熟，甚至可以閉了眼開車，和閉了眼在自己房裏走路一樣的本穩。這一條路上的一叢叢的林木，一處處的山峽，一條條的河流，那些山，那些村莊，在蘇萊達的眼光看來，就是頂準